

黛玉之殇



立冬之后，黛玉身子一日倦比一日，每日只是静卧养神。一日天气回暖，黛玉勉强支起身子，颤颤巍巍地往院子里走去。紫娟见了，忙说：“虽说天气暖和了些，毕竟已经进入冬了。姑娘小心被风吹。”黛玉并不回答，紫鹃只得拿了一件大毛衣给黛玉披上。

黛玉扶了紫鹃，两个人缓缓往石子甬路上走去。行到竹林处，黛玉止了步子，手抚着那翠竹，只是出神。紫娟见黛玉颧骨处渐渐晕染上红色，倏尔又转为苍白，只道林中风大，催着黛玉回转屋内。黛玉捂着嘴一通咳嗽，突然身子一歪，整个身子扑在那竹子上，嘴里一口鲜血，点点猩红染得竹子斑斑驳驳。紫娟大惊失色，忙着唤人。众丫鬟婆子手忙脚乱把黛玉弄回屋内，安放榻上，又着人禀告贾母和王夫人。因黛玉一向吃鲍太医的药，王夫人令贾琏请鲍太医给黛玉瞧病。贾琏领着鲍太医来到大观园中议事厅，只叫潇湘馆内一应贴身服侍的人来问话。鲍太医问了黛玉近日的饮食起居，又问了所服药物，紫娟等都一一回答了。

鲍太医诧异道：“既是一向都在吃药，小姐这病，怎会到如此田地？”贾琏道：“可要紧么？”鲍太医道：“小姐这病，只怕已成势。我开个方子，有没有效验，得看小姐的造化了。”贾琏忙令人研墨铺纸，鲍太医写了方子。

鲍太医又道：“方中这药研为末，用桃枝、柳枝、桑根皮、榴根皮、葱白、薤白、童便煎汤送下三钱，毋令吐出。子时服，巳时当下瘀虫。此时更进一服除根。如泻不止，以龙骨、黄连为末，白汤送下。再熬些白粥滋补。”

贾琏回了王夫人。王夫人忙传人按方抓药，一应引子俱备齐全，命人送往潇湘馆。等到子时，紫娟亲自按方煎了药，端了进来。紫娟闻着这药味与往常不同，似有腥臊之气。想着黛玉脾胃弱，又素习不爱腥臊之物，心下犯难，只得轻轻唤醒黛玉，把药喂与她。黛玉似乎不辨香臭，登时饮净。从子时到卯时，黛玉起夜了七八次。是夜，潇湘馆众人皆不得睡，紫娟更是通宵未曾合眼，忙着喂黛玉龙骨黄连末，又用小银匙给黛玉略进些白粥汤，只是承受不住，尽数吐出，又泻不止。紫鹃等慌作一团，不得主意，只捱到天明，忙去告知王夫人。此时，下痢也略略止住。黛玉气息奄奄，眼睛半闭半睁，似有知识之状。

宝玉一夜遣人来问数遍，天未明，便径往潇湘馆来，只听得紫娟在唤“姑娘姑娘”，并有悲戚呜咽之声。宝玉三步并作两步进到里间，只见黛玉双目紧闭，脸色苍白。宝玉吓了一跳，近前探她鼻息，一息尚存，这才略略心安，嘱紫娟好生看着病人，自己径往贾母处。彼时尚早，贾母尚未起身。宝玉便又往王夫人院里来，彼时下人早已把黛玉之事回禀了王夫人。

此刻，王夫人正跟凤姐儿说话，见宝玉忙慌进来，便问甚事。宝玉看王夫人脸上有泪痕，便把看到的说了一遍。又道：“什么太医，不过空有虚名罢了，下的什么虎狼药！”王夫人听了，只是拿着帕子拭泪，半晌才说道：“我只说你妹妹的病一向都是他瞧的，不成想却不济事。如今到这田地，也瞒不得老太太了。只是老太太年纪大了，哪里受得了这个惊吓！”凤姐儿说道：“太太也不必念念于兹，如今还是回了老太太，再做打算。”于是娘儿三个来至贾母的上房，王夫人将黛玉的病情缓缓回明了。贾母不待王夫人说完，眼里早已滚下泪来，哭道：“这可怎么是好！是我们弄坏了你了。”凤姐儿见连王夫人也怪上，忙说：“老太太且别顾着伤心，如今还是给妹妹看病要紧。既然鲍太医治不好，就另外换一个吧。我们家一向都是王太医看的病，我听我们二爷说，听说他前儿仍旧回京中任职。如今还叫他来给妹妹瞧瞧，如何？”贾母听她这么一说，便立刻传话给贾琏，令他去请王太医。

贾琏引了王太医来至贾母上房前面的内厅，宝玉迎了出来。潇湘馆里几个贴身服侍的老嬷嬷们早已等在那里。王太医问了黛玉病情，先开出独参汤，嘱咐立刻给病人喝下。不多时，黛玉醒转过来，又开出止泻之剂，下痢也止住了。王太医对贾琏道：“请问小姐一向吃何药？”贾琏告诉了。王太医说：“这人参养荣丸益气补血，养心安神是对症的。天王补心丹虽差一点儿，然亦是滋阴养血，补心安神之剂。两药间错着吃，也能保得平安。怎至于病到这样地步？”王太医低头想了半晌，对贾琏说：“且拿丸药来给我看。”少时，有人拿了黛玉所服丸

药过来。王太医随手拿起一丸人参养荣丸，把那药劈开两半，细细闻了闻，又把药丸研开，用指甲挑了一点，放进嘴里，略尝了尝，对贾琏说：“这药是自己家里制的还是外买的？”贾琏道：“所有丸药一向都是自己家里制的，岂有外买之理。”王太医道：“这药倒是不会吃死人，只是人参、白芍这两味药并不足量，药的性力不够，也难怪小姐吃了总是没有效验。”贾琏听了这话，便道：“听兄台这话，想是这丸药有问题？”王太医又拿过一颗天王补心丹，闻了闻，笑道：“想是医生的药方儿给的不全。”宝玉听了，道：“世兄这话听着有意思，还请明白告诉为是。”王太医叹道：“为人医者，一怕方内药不全，二怕方内药不正。小姐所服用的这两种药，都占全了。也难怪小姐的病总不见好转。如今怕已成势，再要治起来，可是大费周章。”宝玉道：“还请世兄想个法儿，把妹妹的病医好。”王太医道：“我如今是碟子里扎猛子，不知深浅，得亲自给病人诊一诊脉才好。”宝玉道：“这又有何难，我就去跟老太太说。”说毕，就立起身去了。

不多时，一个老嬷嬷出来传贾母的话，叫贾琏领了王太医去议事厅等着。贾琏忙引王太医进入园里，方才坐下。又有一个老嬷嬷进来说：“老太太说了，叫二爷领太医去给林姑娘看病。”贾琏于是领了王太医往潇湘馆来。

是日，潇湘馆内落叶萧萧，寒烟漠漠，只见曲折游廊连着一道石子铺成的甬路。贾琏引着王太医进入屋内，只见贾母端坐于屋子正中，旁边站着宝玉，几个老嬷嬷侍立在身后，旁边一架屏风后隐约有环佩之声。王太医躬身进来，先给贾母请了安。贾母道：“有劳了。”王太医道：“不敢，不敢，这是晚生份内事。”一个老嬷嬷从屏风后面扶过黛玉的手来，放在屏风前的小几上，腕上早已盖了一块帕子。王太医诊了半晌，仍旧由贾琏引着到了议事厅。宝玉也随后跟了去。

王太医对贾琏、宝玉道：“小姐素昔体弱，如此下痢，恐伤了元气。我这里开一个药方，先吃三剂。看病人造化如何。”又嘱咐这几日食用鳊鱼肉，只宜清炖，切勿令它物混入，以免失其性味。鳊鱼骨煨为灰，白汤送下，既能杀虫又能滋补。”说罢告辞了。

贾琏把王太医的话回禀了贾母、王夫人。王夫人忙令贾琏去按方抓药。宝玉一五一十地把人参养荣丸的事跟贾母细细说了一遍。贾母听了，立刻问负责制药的是谁，凤姐忙回是贾蓁、贾菱。贾母吩咐立刻去拿人。王夫人道：“老太太先别动怒，这事叫琏儿去办就是。”贾母对王夫人说：“素习你们管家，我也不太理论，只说下人都能安分守己就罢了，不想纵得她们胆子这样大！今日若不严办，日后不知道要做出怎样出格的事来！人参这样珍贵的药，必是偷着拿出去卖钱了。难道她们在药房做事每月没有供给？也忒贪心了！”凤姐道：“老祖宗说的是。因她们原是我们府里的人，虽然是旁支，依着祖宗的规矩，却也不太好薄待她们，因此才叫她们管着事，有些进项。况且她们的父亲原都是药房里制药的，因此才委派她们在药房管事。如今却不承想这样不成材。”贾母听了，遂对凤姐说：“历来藏家鼠儿难防。你立刻叫琏儿拿了人，打几板子，撵出去。”凤姐忙站了起来，连说了几个“是”。王夫人又道：“还有一件事要跟老太太讨个主意。这痼疾是顽不得的。她们姊妹几个身子又弱，同在一起起坐，终究不是法子。”贾母听了，低头想了半晌，道：“依你们该怎么样呢？”凤姐说：“我有个主意，只怕委屈了林妹妹。”贾母道：“如今也不管委屈不委屈了，你只说怎么办。”凤姐道：“没有别的法子，只有关锁了林妹妹屋子的院门，不叫外面的人进去，也不叫里面的人出来，等妹妹大安了再做主意。”贾母道：“你想得周全，就依你这么办。”次日，王夫人令关锁潇湘馆，一应用具皆由专人从门口递送。又晓以众丫鬟仆妇，不得靠近黛玉住处，只说黛玉病重，需要静养，毋令外人惊扰。

紫鹃见潇湘馆里众人如此行事，不解何意。不多时，雪雁拿了一个盒子过来，紫鹃打开看时，与往常并不一样，便问：“怎的换药了？”雪雁道：“听人说换了大夫，还有好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呢。”说罢把盒子打开。紫鹃看了也不解何意，只听雪雁说传递东西的人说是大夫吩咐的。紫鹃亲自熬了药，服侍黛玉服下。黛玉精神好转，潇湘馆上下人并宝玉等，都连连念佛，贾母、王夫人等自不必说。晚饭时分，紫鹃又服侍黛玉进食了鳊鱼。

紫鹃见黛玉睡了，便和雪雁在廊下看着炉子煎药。

紫鹃说道：“想那宝玉，平日亲亲热热，一天无事也要来几趟。现如今我们姑娘病了几日，他连人影儿都不见。”雪雁道：“姐姐可是错怪他了。”紫鹃见雪雁的神情大有深意，便道：“怎么说？”雪雁道：“自从太太吩咐了，我们院里的人不许出去，外面的人不许进来，宝二爷可是每日几次来探问消息。”紫鹃道：“宝二爷倒罢了，两个人平日里好，这是情分。只是我们姑娘不过就是病了，院里的人不得自由也就罢了，怎么从老太太起，家里的几个姑娘和宝姑娘，半个人都不见来？”雪雁见四下无人，又悄悄对紫鹃道：“我们姑娘是老太太的外甥女，岂有不疼她的？太太也是每日里亲自指派人送东西送药的。只是前儿我往门口拿药时，我悄悄问了缘故，太太跟前的人说，大夫说了，我们姑娘只怕是害了痼疾。”紫娟吓了一跳：“我们姑娘成痼疾了？”一语未了，又自悔失言，连忙向室内看视，只见黛玉闭目躺在床上，这才放了心。紫鹃悄悄问雪雁：“这话可真？”雪雁说道：“太太身边的人是这么说的，大夫是照这个病治的。”紫鹃道：“我只不信我们姑娘就病得这样了。前儿鲍太医，今几个王太医，也不过就是把山门的哼哈二将，不镇庙，只吓人。”

两人正说着话，听到屋里黛玉咳嗽了几声。紫娟来到屋内，只见黛玉已经起身，精神尚好，呆呆看着屋外的竹子出神。紫鹃道：“今儿天气好，雪都化尽了。姑娘可要起来走走？”黛玉轻轻摇了摇头，半晌才说道：“还记得我写了字的三条手帕子么？拿来给我瞧瞧。”紫鹃道：“姑娘这才好了两日，还是不要劳神的好，等大安了再看不迟。”黛玉闭着眼睛只是摇头。紫鹃只得把那帕子拿了来。黛玉接过帕子，细细看那上面的诗句，又汪汪地滚下泪来。

晚上，紫鹃见黛玉睡稳，自己也便卸了残妆，又怕黛玉一时醒了要叫人，便拿过针线来做。不知何时，黛玉醒了过来，只见屋里灯烛幽暗，紫鹃和衣睡在脚踏上，手里兀自拿着一个绣花绷子。外面大床上也不闻人声，想来都睡熟了。原来黛玉这几日请医服药，潇湘馆众人辛苦了好些日子。此刻见黛玉好转，料想无事，是以一众丫鬟仆妇早早都歇下了。黛玉心想：“自己并无父母，只是依傍外祖家生活，原以为有了个处，不想却得了这么个病症。”一时间愁思百结，耳畔忽又听到仙鹤凄厉的啼叫。凝思寂听一回，心伤已摧：“如今到此地步，亦是命数。纵然能治得了病，终究是一个废人，又何必误人误己？”她挣扎起来，随手拿了一件翠纹织锦羽缎斗篷，把宝玉先前所赠的三条帕子拿在手里，一步一步往后院而去。

此时正是深冬，后院梨树木叶脱落，众芳消散。黛玉看到此等情景，不觉泪浪洒袂，对月长叹道：“长算屈于短日，远迹顿于促路。知与不知，遇与不遇，又当如何？纵有回天倒日之力，亦不能振形骸之内。况我区区一草木之质耶？”

当下主意打定，又打开帕子，翻看了一遍自己昔日所题的诗句，然后把三条帕子结在一起，握在手中。黛玉把帕子挂住一根梨树枝，自己扶着树登上了旁边的石子。黛玉看向怡红院方向，口里自语道：“宝玉，宝玉，你要好好的。”而后把脖子往帕子里一套，双脚往前一蹬，芳魂一缕，飘飘荡荡，径往警幻处销案去了。